

歧 路 灯

(清) 李绿园 著

下 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歧路灯/ (清) 李绿园著 . -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
1999.9

(中国禁毁小说百部)

ISBN 7 - 80094 - 732 - 7

. 歧 李 章回小说 - 中国 - 清代 .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3628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100021)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华龙印刷厂印刷

* *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33.125 字数 741 千字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

出版说明

【版本及收藏情况】

存 108 回。李绿园（1707 - 1790）撰。绿园名海观，字孔堂，河南宝丰人。清义堂本，内封署“洛阳东街清义堂印刷”，为本书第一印本，北京图书馆有藏。河南省图书馆藏一乾隆晚期抄本。

【内容梗概】

书叙明嘉靖年间，河南开封贡生谭忠弼，为人端正谨慎，家教甚严。为其子绍闻择师选友，颇费心思。忠弼临终留绍闻八字：用心读书，亲近为人，时绍闻未及弱冠。同辈子弟，有夏鼎、张绳祖、管贻安、盛希侨等人，生于宦门，浮华浪荡，尝诱绍闻吃酒赌博，绍闻因父严未敢。之谭父既故，复来引诱。绍闻再无约束，遂从之。五人结拜兄弟，同吃共赌。绍闻渐染恶习，拈花惹草，无恶不作。几人开赌场，窝土娼，甚至宠爱妾童，私铸银钱。夏鼎等人本乃纨绔子弟，吃喝心肠，友朋兄弟之谊淡薄，且屡骗绍闻。绍闻陷于泥沼，无可自拔。后作奸犯科，入狱候审。家人倾家荡

产，使得出狱。为偿债，绍闻伐尽祖坟林木，遭族人不容，为世人耻笑。后颠沛流离，穷愁潦倒，倍尝辛酸，终迷途知返，立志悔过。年至不惑，闭门谢客，潜心攻读，后至国子监肄业。由赖族兄提携，抗倭立功，得授知县。绍闻常以平生遭遇戒其子笈初，笈初随父读书，考场屡捷。后钦点翰林，重振家事。

目 录

上 册

第 一 回	念先泽千里伸孝思 虑后裔一掌寓慈情 (1)
第 二 回	谭孝移文靖祠访友 娄潜斋碧草轩授徒 (11)
第 三 回	王春宇盛饌延客 宋隆吉鲜衣拜师 (20)
第 四 回	孔谭二姓联姻好 周陈两学表贤良 (31)
第 五 回	慎选举悉心品士 包文移巧词渔金 (43)
第 六 回	娄潜斋正论劝友 谭介轩要言叮妻 (54)
第 七 回	读画轩守候翻子史 玉衡堂膺荐试经书 (63)
第 八 回	王经纪糊涂荐师长 侯教读偷情纵学徒 (81)

第 九 回	柏永龄明君臣大义 谭孝移动父子至情	(91)
第 十 回	谭忠弼觐君北面 娄潜斋偕友南归	(99)
第 十 一 回	盲医生乱投药剂 王妗奶劝请巫婆	(116)
第 十 二 回	谭孝移病榻嘱儿 孔耘轩正论匡媾	(127)
第 十 三 回	薛婆巧言鬻婢女 王中屈心挂画眉	(137)
第 十 四 回	碧草轩父执说论 崇有斋小友巽言	(144)
第 十 五 回	盛希侨过市遇好友 王隆吉夜饮订盟期	(152)
第 十 六 回	地藏庵公子占兄位 内省斋书生试赌盆	(163)
第 十 七 回	盛希侨酒闹童年友 谭绍闻醉哄孀妇娘	(173)
第 十 八 回	王隆吉细筹悦富友 夏逢若猛上厕新盟	(183)
第 十 九 回	绍闻诡谋狎婢女 王中危言杜匪朋	(193)
第 二 十 回	孔耘轩暗沉腹中泪 盛希侨明听耳旁风	(201)
第 二 十 一 回	夏逢若酒后腾邪说 茅拔茹席间炫艳童	(209)
第 二 十 二 回	王中片言遭虐斥 绍闻一诺受梨园	(216)

第二十三回	阎楷思父归故里 绍闻愚母比顽童	(224)
第二十四回	谭氏轩戏箱优器 张家祠妓女博徒	(233)
第二十五回	王中夜半哭灵柩 绍闻楼上吓慈帏	(242)
第二十六回	对仆人誓志永改过 诱盟友暗计再分肥	(249)
第二十七回	盛希侨豪纵清赌债 王春宇历练进劝言	(258)
第二十八回	谭绍闻锦绣娶妇 孔慧娘栗枣哺儿	(265)
第二十九回	皮匠炫色攫利 王氏舍金护儿	(272)
第三十回	谭绍闻护脸揭息债 茅拔茹赖箱讼公庭	(279)
第三十一回	茅戏主藉端强口 荆县尊按罪施刑	(294)
第三十二回	慧娘忧夫成郁症 王中爱主作逐人	(301)
第三十三回	谭绍闻滥交匪类 张绳祖计诱赌场	(309)

中 册

第三十四回	管贻安作骄呈丑态 谭绍闻吞饵得胜筹	(323)
-------	----------------------	-------

- | | | |
|-------|----------------------------|-------|
| 第三十五回 | 谭绍闻赢钞夸母
孔慧娘款酌匡夫 | (332) |
| 第三十六回 | 王中片言箴少主
夏鼎一诺赚同盟 | (340) |
| 第三十七回 | 盛希侨骄态疏盟友
谭绍闻正言拒匪人 | (348) |
| 第三十八回 | 孔耘轩城南访教读
惠人也席间露腐酸 | (357) |
| 第三十九回 | 程嵩淑擎酒评知己
惠人也抱子纳妻言 | (366) |
| 第四十回 | 惠养民私积外胞兄
滑鱼儿巧言诳亲姊 | (373) |
| 第四十一回 | 韩节妇全操殉母
惠秀才亏心负兄 | (388) |
| 第四十二回 | 兔儿丝告乏得银惠
没星秤现身说赌因 | (396) |
| 第四十三回 | 范尼姑爱贿受暗托
张公孙哄酒圈赌场 | (402) |
| 第四十四回 | 鼎兴店书生遭困苦
度厄寺高僧指迷途 | (411) |
| 第四十五回 | 忠仆访信河阳驿
赌奴撒泼萧墙街 | (425) |
| 第四十六回 | 张绳祖交官通贿嘱
假李逵受刑供赌情 | (435) |
| 第四十七回 | 程县尊法堂训诲
孔慧娘病榻叮咛 | (446) |
| 第四十八回 | 谭绍闻还债留尾欠
夏逢若说谋许亲相 | (455) |

第四十九回	巫翠姐庙中被物色 王春宇楼下说姻缘 (465)
第五十回	碧草轩公子解纷 醉仙馆新郎召辱 (474)
第五十一回	入匪场幼商殒命 央乡宦赌棍画谋 (483)
第五十二回	谭绍闻入梦遭严谴 董县主受贿徇私情 (498)
第五十三回	王中毒骂夏逢若 翠姐怒激谭绍闻 (508)
第五十四回	管贻安骂人遭辱 谭绍闻买物遇赃 (517)
第五十五回	奖忠仆王象荃匍匐谢字 报亡友程嵩淑慷慨延师 (528)
第五十六回	小户女谗舌阻忠仆 大刁头吊诡沮正人 (537)
第五十七回	刁棍屡设碓鸟网 书愚自投醉猩盆 (548)
第五十八回	虎兵丁赢钱肆假怒 姚门役高座惹真羞 (556)
第五十九回	索赌债夏鼎乔关切 救缢死德喜见幽灵 (565)
第六十回	王隆吉探亲筹赌债 夏逢若集匪遭暗羞 (575)
第六十一回	谭绍闻仓猝谋葬父 胡星居肆诞劝迁莹 (585)
第六十二回	程嵩淑博辩止迁葬 盛希侨助丧送梨园 (596)

- 第六十三回 谭明经灵柩入土
娄老翁良言匡人 (608)
- 第六十四回 开赌场打钻获厚利
奸爨妇逼命赴绞桩 (620)
- 第六十五回 夏逢若床底漏咳
边明府当堂扑刑 (636)
- 第六十六回 虎镇邦放泼催赌债
谭绍闻发急叱富商 (651)
- 第六十七回 杜氏女撒泼南北院
张正心调护兄弟情 (658)
- 第六十八回 碧草轩谭绍闻押券
退思亭盛希侨说冤 (670)
- 第六十九回 厅檐下兵丁气短
杯酒间门客畅谈 (680)

下 册

- 第七十回 夏逢若时衰遇厉鬼
盛希侨情真感讼师 (689)
- 第七十一回 济宁州财心亲师范
补过处正言训门徒 (700)
- 第七十二回 曹卖鬼枉设迷魂局
谭绍闻幸脱埋人坑 (712)
- 第七十三回 炫干妹狡计索贖
谒父执冷语冰人 (725)
- 第七十四回 王春宇正论规姊
张绳祖卑辞赚朋 (737)

第七十五回	谭绍闻倒运烧丹灶 夏逢若秘商铸私钱	(747)
第七十六回	冰梅婉转劝家主 象荇愤激殴罪人	(759)
第七十七回	巧门客代筹庆贺名目 老学究自叙学问根源	(769)
第七十八回	锦屏风办理文靖祠 庆贺礼排满萧墙街	(782)
第七十九回	淡如菊仗官取羞 张类村昵私调谗	(789)
第八十回	讼师婉言劝绍闻 奴仆背主投济宁	(797)
第八十一回	夏鼎画策鬻坟树 王氏抱悔哭墓碑	(805)
第八十二回	王象荇主仆谊重 巫翠姐夫妇情乖	(811)
第八十三回	王主母慈心怜仆女 程父执侃言谕后生	(816)
第八十四回	谭绍闻筹偿生息债 盛希侨威慑滚算商	(824)
第八十五回	巫翠姐忤言冲姑 王象荇侃论劝主	(832)
第八十六回	谭绍衣寓书发鄞县 盛希侨快论阻荆州	(839)
第八十七回	谭绍闻父子并试 巫翠姐婆媳重团	(847)
第八十八回	谭绍衣升任开归道 梅克仁伤心碧草轩	(854)

- 第八十九回 谭观察叔侄真谊
张秀才兄弟至情 (861)
- 第九十回 谭绍衣命题含教恩
程嵩淑观书申正论 (868)
- 第九十一回 巫翠姐看孝经戏谈狠语
谭观察拿匪类曲全生灵 (879)
- 第九十二回 观察公放榜重族情
箕初童受书动孝思 (886)
- 第九十三回 冰梅思嫡伤幽冥
绍闻共子乐芹泮 (893)
- 第九十四回 季刺史午衣筹荒政
谭观察斜阳读墓碑 (902)
- 第九十五回 赴公筵督学论官箴
会族弟监司述家法 (910)
- 第九十六回 盛希侨开楼发藏板
谭绍闻入闹中副车 (924)
- 第九十七回 阎楷谋房开书肆
象苕掘地得窖金 (932)
- 第九十八回 重书贾苏霖臣赠字
表义仆张类村递呈 (942)
- 第九十九回 王象苕医子得奇方
盛希侨爱弟托良友 (949)
- 第一百回 王隆吉怡亲庆双寿
夏逢若犯科遣极边 (959)
- 第一百零一回 盛希瑗触忿邯鄲县
娄厚存探古赵州桥 (968)
- 第一百零二回 书经房冤鬼拾卷
国子监胞兄送金 (978)

第一百零三回	王象荇赴京望少主 谭绍衣召见授兵权	(986)
第一百零四回	谭贡士筹兵烟火架 王督堂破敌普陀山	(996)
第一百零五回	谭绍闻面君得恩旨 盛希瑗饯友赠良言	(1005)
第一百零六回	谭念修爱母喂病榻 王象荇择婿得东床	(1015)
第一百零七回	一品官九重受命 两姓好千里来会	(1024)
第一百零八回	薛全淑洞房花烛 谭箕初金榜题名	(1032)

第七十回

夏逢若时衰遇厉鬼 盛希侨情真感讼师

却说夏逢若为甚的黄昏到盛宅？只因他行常在城隍庙道房，与黄道官闲话。黄道官道：“我前日在关帝庙，见娘娘庙街盛山主，好大派头，真正是布政使家。”因说起怎把山陕社银子拿了一千两，说下一会还要拿哩。夏逢若听在心上，遂到谭宅探听。却听的说把虎镇邦叫的去了。开发赌债。随即寻虎镇邦，要问曾否清楚的话。寻了日落不见面，因此到了盛宅。也自揣向来不为人所重，只是天下事料不定，或者就中取个事儿，亦未可知。到盛宅轻敲门环，果然满相公开门邀进去。听见盛希侨说话直撞，只得满饮数杯。这盛希侨一个呵欠，便说道：“瞌睡了，我睡去。”那客之去留，早已置之度外。

谭绍闻道：“我要回去。”满相公带酒身倦，便道：“取个灯笼来。”夏逢若道：“我有借的现成灯笼，只要添上一枝烛。”满相公道：“叫你住下哩。”夏逢若道：“家母这两天身子不爽快，我要回去。”满相公道：“即是老人家欠安，就不敢留了。”家人重开大门，满相公送的二人出来，自锁门回

讷。

谭夏二人走到娘娘庙门口，谭绍闻道：“天黑的要紧，你独自一人难走。你我两个走着胆大些，就到碧草轩住下罢。”夏逢若道：“家里老人家有病，我一定是该回去。”谭绍闻道：“既然如此，就该分路向西去。”夏逢若道：“往西要过周王府门口，怕校尉们拿住了。我往北去，向王府后边耿家大坑，过了冥府庙半里地，就到我家后门。全不过一个栅栏。”谭绍闻道：“天黑的要紧，那大坑沿一带没人家，不如从王府过去。问你时，你仍说你取药请医生，或是接稳婆。难说混不过去？”夏逢若道：“王府校尉那管你这些闲话，拿住了锁在一间闲屋里，次日才放去。他若忘了，只管锁着。要喊一声时，开开门打顿皮鞭，还算造化哩。难说你还不知道么？我从北边卢家巷走罢。”谭绍闻道：“我离家不远，街上铺子有灯光，你拿灯笼走罢。”二人分手各行。

单表夏逢若进了卢家巷，只听路东一家哭娘声音。心下好不快快，急紧走过。出的巷往北，过了双旗杆庙，便离耿家大坑不远。这一片就没人家住了。走上一箭之地，只见一个碧绿火团，从西向东飞也似过去。池中睡鸭，也惊的叫了两三声。夏逢若只说是天上流星的影。往上一看，黑云密布，如漆一般。远远的又有三四处火星儿，忽有忽无，忽现忽灭的。心下晓得是鬼火了，好不怕将起来。猛然想起平日行径，心中自语：“我若是个正人君子，那邪不胜正，阴不抵阳，就是鬼见我，也要钦敬三分。还有甚怕呢。争乃我一向犬心鼠行，到了黑夜走这路，心上早已做不得主。可惜他两下俱留我，我就住下也罢，为甚的一定要走？这凉风凄凄飒飒的，像是下了雾雨。鬼火乱飞，还有些学不来想不到的

怪声。不如回去，还到大街，不拘喊开谁家酒馆门，胡乱倒一夜也罢。”因此扭头而回，远远望见巷口那家，掌着一盏灯，仿佛依稀有两三个穿白人在哭，又有女人哭娘的声音，也不晓怎的出巷口哭。夏鼎觉着母亲害病，犯着忌讳，只得硬了胆，复向耿家大坑边来。

到了冥府庙旁。那冥府庙倒塌已久，只有后墙、前边柱子撑着，这靠路边的墙已久坏。自己灯笼照着，那阎王脸上，被雨淋成白的，还有些泥道子。判注官，急脚鬼，牛头马面，东倒西歪，少臂缺腿，又被风雨漂泊，那狰狞面孔，一发难看。夏逢若疾趋而过。觉的头发一根一根儿直竖起来。却望见一团明火，自城隍庙后小路迎面而来，心中忖道：“好了！好了！这一定是卖元宵汤圆担子，不则是馄饨、粉汤挑儿，黄昏做完生意回去。我还怕啥哩。”说时迟，那时快，早已撞个对面。只见当中一个有一丈来高，那头有柳斗大小，脸上白的如雪，满腮白髯三尺多长；旁边一个与活人身材一般，只是土色脸，有八九寸长，仅有两寸宽，提了一个圆球灯，也像有两个篆字。夏逢若一见，哎呀一声，倒在路旁。那两个异形魔物，全不旁视，身子乱颤着，一直过去。这夏逢若把灯笼也丢在地下，那灯笼倒了，烘起火来。却看见七八个小魍魉，不过二三尺高，都弯着腰伸着小手，作烤火之状。夏逢若在地下觑得分明，裤裆撒尿，额颊流津。心里想着，人人说鸡叫狗咬鬼难行。谁知此时喔喔响沉，狺狺声寂，身上只是筛糠的乱搐乱抖起来。须臾一阵凉风，连烛火一起吹灭。登时天昏地暗，伸手不见掌，一些树影儿更望不见，只听得芦荻萧萧，好不怕人。夏逢若无奈，只得爬将起来，摸着乱走。自言道：“我一定是做梦哩，快

醒了罢！醒了罢！”正走时，左脚滑了一跌，早已溜下坡去。忙攀住一株树根，不曾溜到底。听的声响，乃是鱼儿拨刺、虾蟆跳水之声。说道：“不好了！鬼拉我钻到水里了。”自摸鞋袜，却又是干的。少不得爬着上岸，摸着车辙儿走。

一连跌了几遍，直走了多半夜，并不知是何地方。忽然一件硬物磕腿，摸着一个驮碑的龟头，说道：“这是城里那一座碑呢？”猛听的一声咳嗽，几乎惊破了胆。又一声道：“什么人？”夏逢若不敢作声。那人又道：“什么人？问着不答应，我就拾砖头砸哩！早已听见有人从南边来了，怎么不答应？”夏逢若晓得是人，方答应道：“是我。”那人道：“你是谁？”夏逢若道：“城隍庙后夏，因赴席带酒，走迷了路，摸到半夜，不知此是何地。”那人道：“夏大叔么？”夏逢若道：“你怎的晓得？”那人道：“我在这里出恭哩，我是苏拐子。”夏逢若道：“我怎么摸到这里，这是什么所在？”苏拐子道：“这是西北城角，送子观音堂。我白日街上讨饭，晚间住在这里。这几日肚子不好，作泻，我才出头一遍恭，天色尚早。我送夏大叔回去。”二人摸着向城隍庙后来。

夏逢若到门叫了一声，内人早已开门。苏拐子道：“我回去罢。”夏逢若道：“你看北边那一块火，又是那里呢？”苏拐子道：“那是教门里回子杀牛锅口上火。”苏拐子自回。

夏逢若进家，见灯儿点着，问道：“你们没睡么？”内人道：“母亲病又添的重了。”夏逢若道：“不好了，时衰鬼来缠。不假，不假。”他母亲哼着问道：“你回来了？”夏逢若道：“回来了。”母亲道：“我多管是不能成的。你回来了好，省我索记你。”